

是

綴

文庫型
五里霧中
宋春舫作

85
69
2

宋春舫著

生活書店敬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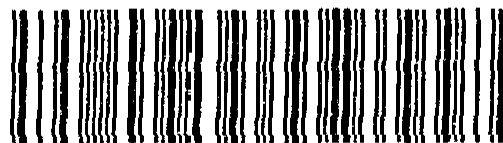
五里霧中

張厚瑗署

小 說 文 庫

五 里 霧 中

宋 春 舫 作



3 0614 2657 7

上海生活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

庫文型小

中霧里五

分五角二價實每

舫春宋者作著

社版出學文者版出

店書活生售經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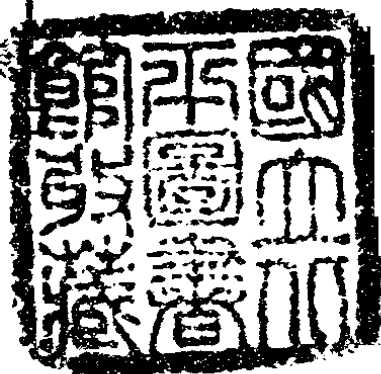
印翻准不有所權版

月三年五十二國民華中

「五里霧中」之經過

「一幅喜神」是在民國廿一年正月出版的，恰好在九一八八之間，從我個人方面，這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一件事。那時我在青島，費了一星期之久，才把劇本寫完。往常聽人說「Noel Coward」的寫劇，無論歌劇獨幕劇或三五幕劇，祇須四五天便可繳卷。」如此說來，直是小巫見大巫了。

不但如此，我寫劇雖然祇費了一星期，然而從擇題佈局起，直到種種問題，如佈景道白等等解決為止，也不知經過了多少年頭。我還記得在北大講堂上，一有功夫，便和學生討論這劇本應該如何寫法。在朋友家中高興起來，



便請教朋友，可惜中國對於寫劇有相當研究的人，實在不多，即使有幾位，他們怕得罪人，所以總是唯唯諾諾的不置可否，直等到我的劇本出版以後，十日談中纔批評我爲「太貴族化」，第二卷第七八號合刊的劇學月刊劍嘯君中國的話劇論文中，說「一幅喜神」在將來中國戲曲史上，或有相當的位置……其餘的批評，也許經不起一二八以後的砲火，早都變成灰燼了。

「一幅喜神」在我的腦筋裏，（連那寫劇的一星期當然也算在內）足足的盤旋了有七八年之久，八年中共寫了四十六頁，每年祇寫六頁，如果論量而不論質，那寫劇真太不值得了。

可是無論如何，「一幅喜神」出版以後，我却如釋重負，恍惚數年險症，居然藥到病除。但是不消幾個月，我又在美國紐約的生活雜誌（Life）上看

見了一段新聞，覺得這件故事，裏面很富於劇情的，於是到處便和人討論，第一個贊成我的，便是邵洵美君，他立刻傳揚開去，說我不久又有新劇出來問世了。我呢，將以前寫劇的時候一切苦痛，不但忘記得乾乾淨淨，而且高興異常，和當初沒有寫「一幅喜神」的時候一般。以劇情而論，有了這些資料，當然可以寫一本三幕劇而有餘，但如果只是三幕劇，第三幕的地點，一定是法庭。吾雖然在上海青島等處，曾經執行過律師職務，但向來不大出庭，庭上的笑話，也不大注意，當時雖去買了幾冊 *Laughters in the Court* 一類的書籍，看了幾遍，覺得無濟於事，在不知不覺中，便停頓起來。

三幕劇既不容易成功，那末獨幕劇如何呢？

但當時便有人起來反對，說「有了這許多材料，廢而不用，豈不可惜。」

在這三幕劇及獨幕劇問題未解決以先，又有人提出了一個極困難的問題：「按劇情而論，既然有了萬國殯儀館，我們方面，必須有一所中國殯儀館，否則棺材鋪也行。」這一下，可把我悶倒了。第一，中國棺材店不用說別的，我一看見就生氣。第二，我家裏的人以及親友之中，向沒有人和棺材店老闆有來往的。第三，這一類的劇本，一定是不大吉利，一不討好，便變成了武松殺嫂，莊子劈棺殺氣騰騰那一類東西，多麼殺風景？好容易一直等到二十二年的冬季，我的一位至好朋友家中有了白事，趕忙托他去敷衍那棺材店裏的老闆，預備將來寫到棺材問題的時候，可以領教。可是後來等不到多少日子，中國殯儀館也開幕了，開幕的前幾天，還登了一段極雅麗的啟事，一班遺老遺少，看了得意非常，不在話下。

惟有第三幕的地點，却依舊毫無着落。關於法庭的笑話，倒積了一寸多厚，然而越看越不敢動筆，直等到今年夏天，我讀了Palmer氏討論現代戲劇的那一本書，其中有一段，說「Gerald」氏曾經寫過一劇，劇中的主人翁，自始至終，未嘗與觀衆相見。」我心中一動，便也如法泡製起來，結果不到三天，五里霧中居然脫稿，以時間論，似乎也可與Noel Coward並駕齊驅，不但此也，無意之中，一本長兩萬言的三幕劇，居然能恪守「三一律」，這是我當初下筆的時候，做夢也想不到的呀。

廿四年 九月廿七日 青島

五里霧中

(三幕劇)

時間 當代

地點 上海

第一幕

時間 上午八時半

佈景 臥室

登場人物 汪春龍

老僕(秀連)

James Wright 及其謄譯

汽車夫(約十四五人)

蔣桂珍

寶生（賁器店主人）

棺材店老闆

出店老司務——Marcel 的 Cafe

Federal 的 Scotch Bakery 的

和尚 道士 軍樂隊隊長

中國殯儀館經理

醫生甲 醫生乙 女看護

汪先生一望而知爲有產階級的人，確有「高等華人」的資格。臥室的佈置，夠得上「富麗堂皇」的四個字。起初，台上是黑漆漆的，因爲汪先生還沒有睡醒咧。臥室的窗簾尙未扯在一旁。一回兒，我們纔聽見汪先生不住的在床上翻身，乾咳了幾聲以後，撲托又吐了

一口痰，然後汪先生在床裏吟詩道：「大夢誰先覺，平生吾自知，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遲遲。」

遠遠地又聽見了許多聲音，如汽車的喇叭，如軍樂隊，如和尚道士等自遠而近，到了汪先生的宅前，却都戛然而止了。又聽見汪先生說：

「奇怪，時間難道是真不早了，何以馬路上今日忽然大喊馬嘶如此的鬧熱……」

（看表）「呵，糟，不好了，已快八點了。」（按鈴）

那老僕便進來，把房內各窗依次開了。一剎那間，強烈的日光便射進屋裏來了。

老僕 (走近床前) 老爺, 早餐已預備好了, 在床前桌子上吃呢, 還是在食

堂裏?

汪 今天天氣如何?

老僕 似乎比昨天涼得多呢!

汪 那麼就在這兒吃罷!

(老僕下, 汪進浴室。)

(不一回, 老僕上)

老僕 老爺, 老爺!

汪 (自浴室門帘後伸出頭來) 大清老早, 有什麼事?

老僕 外面來了一位外國人和一位中國人, 我問他們是從那裏來的, 他

們說是什麼「萬國迎賓館」

汪(上) 外國迎賓館？奇怪，我雖然一向以老上海自命，向來沒有聽見過

這樣一個名字。你問他要了名片沒有？

老僕 那我倒忘了沒有問。

汪 快去問他們要來。

老僕 是是(下)

(不到兩分鐘，老僕偕那外國人和他的謠譯同上，口裏還不住的說「這兒髒得很」呢。)

謠譯 那一點也不要緊，況且時間確實是早了一些，匆匆忙忙的我們連名片都沒有帶。

(汪從浴室中上)

J.W. This must be the proprietor of the house. How do you do?

汪 How do you do? (轉向譚譯) 你們兩位有何事光降?

譚譯 (露忸怩狀) 大清老早我們便來打擾, 請先生原諒, 但是 Business is

business 是不是?

汪 但是什麼 business 呢?

譚譯 就是敝館的……設備。

汪 (越發糊塗起來) 什麼設備呢?

譚譯 敝館在上海, 開設已有七八年之久, 有名的人物, 由敝館「善後」

者, 不計其數, 最近如阮玲玉女士, 也是——

老僕

（正在滔滔不絕的說下去的時候，老僕又持片偕客上。）

（嘴裏還囁哩咕嚕）是不是，吾和你說，裏面早就有客了。

還來得及，不要緊，再遲一步，可要被他人捷足先登了。

潘

汪

（熟視卡片，面露不豫色）潘先生是不是中國殯儀館的副經理？

潘

（很機警的目視潘譯）我們都是同業呀。

汪

（不懂）什麼你們都是同業？

潘譯

是呀，他是中國殯儀館，我們是萬國殯儀館，汪老闆並不是兄弟誇

口，敝館有的是經驗和閱歷，以及種種的設備，可以說是集中西之大成，至於衣衾棺槨，都是天字第一號的貨品，言無二價，老少不欺。

潘

實際上敝館那樣比不上你們的呢！況且汪老闆也知道這幾年正

是國貨年頭，像汪老闆這樣人物，那裏會耽了惡名去買外國貨呢？

潘譯

（面色通紅，想立起來辯護）

汪

（哈哈大笑對潘譯）不必動氣，還是坐下來講。聽了半天，我才明白，你們都是幾家殯儀館的代表，但是我家裏沒有喪事呀！不要說不但沒有死了人，連狗也沒有死一條。

潘譯

（都跳了起來）但是昨天夜裏八點半時候，你們這裏的確有一位

汪太太替我們打電話，這裏是不是愚園路三十號，電話是不是六〇六？

汪

奇怪得很，門牌是絲毫不錯。電話也完全是對的，但是我們這裏向來是沒有女人的呀！

潘與潘譯面面相覷，潘譯便和 J. W. 說了，J. W. 面露傻瓜狀，說：

桂 汪

“Confound it. Let's go. Don't waste our time here” J. W. 汪與潘譯連聲說對不住，汪先生和他們同下。一會兒，汪又同了二位烟容滿面，衣衫破舊的賁器店老闆上。）

胡說！誰叫你們來的。桂珍？

大少爺，昨天下午七點鐘的時候，忽然從大少爺公館裏來了一個電話說，大少爺有一位剛從湖州來的親戚得了霍亂吐瀉，不到三個鐘頭，便嗚呼了，電話裏並且再三叮囑，說：口爲天熱，明天上午就要大殮，下午出殯。所以和尚、道士、土夫等一切都要叫齊，千萬不可誤事。大少爺你也知道，我桂珍雖然吃上了幾口烟，向來是不敢誤事，尤其是大少爺府上的事。

汪 放你娘的狗屁，你還要說是我家裏的事，快快替我滾出去罷！

（蔣和寶生面面相覷）

蔣桂珍
寶生

大少爺！

汪 大少爺什麼？

蔣 大少爺看看老太爺的面子，稍爲幫幫我們的忙罷！

汪 （跳起來）幫你們什麼的忙？我霉頭被你們觸到如此地步，還要曦

哩咕嚕！你莫非要我打一個電話到巡捕房，叫他們把你們這些烟鬼一齊都押起來，是不是？

（老僕持片上，與蔣和寶生做了一個眼色，蔣和寶生下）

汪 （看片）這却更有意思了，連棺材店裏的老闆也來和我開玩笑

了，快替我請進來。

（老僕看汪面有笑容）老爺，可否看小人的面，給桂珍和寶生幾塊錢，讓他們去吧，他們今天真是怪可憐的。

（汪便拿出十元的鈔票四張，給老僕。）我也無非是嚇嚇他們罷了。
（老僕下，又陪棺材店老闆上。）

老闆
聽說府上要付壽板？

汪
足下這消息，從何而來？

老闆
昨天下午七八點鐘的時候，有一個人打電話到敝店裏說這裏是汪公館，要買一付壽板，而且是要頂上號的香楠，真不巧得很，這幾天小號缺貨，先生如果要整源的，沙枋的却有。現成的是不必說起，即使要合

起來，也不消多大功夫，但是真正的香楠，那可實在沒有法子。

汪

（故意搗亂）我也知道寶號在上海是天字第一塊的牌子，難道一付香楠也拿不出來麼？

老闆

（遲疑良久，忽然似有所得）有是有的，的確確是一副上好香楠，尺寸又大，癥節又少，可惜是不容易到手。

汪

爲什麼呢？

老闆

因爲這是以前做過山西財政廳李廳長的老太太寄放在敝店裏的。那位老太太聽說已經是九十七歲，真所謂風中之燭，李廳長呢，現在雖不做官，却依然有財有勢，即使你老先生願意出價，他也未必肯賣呀。

汪

那末怎麼辦呢？

老闆

祇好同他軟商，多給他一些錢，一面再哄他，老太太既然過了九十

汪

七，起碼定要活到一百歲。他也許高興起來，便不在那些小頭上計較了。好極好極，這事便全權拜託足下！今天上午可以得到回音麼？

老闆

（搖了一下頭）

汪

下午呢？准定三點鐘，我再替你打電話。（看片）你那兒電話是五

〇五，好極了。

（老闆面露喜色，隨汪下，一回兒汪上，坐了下來，剛想舉箸吃稀飯，老僕又持片上。）

汪

哈哈，我也來騙他一下，讓他去老等吧。秀連，如果今天下午這位棺材店老闆打電話來，你對他說，本來今天我預備請他吃一只火腿的，現

在却便宜了他，祇請他吃了一個空心湯糰。

老僕 是，是。外邊又有一位博醫生同一位金醫生帶了一位女看護，你還是見他們不見？

（正說着話，他們早衝了進來）

博醫生 對不起，我們兩人，不約而同的，在二十分鐘以前，接到府上一個電話，說汪先生病得很重，並要求大濟醫院裏的病車也開來，但我們現在先要知道汪先生究竟患的是什麼病？

（汪先生却仰天大笑不止）

汪 （大聲） 棺材店裏老闆走了，又來了兩位醫生，莫非姜太公今天在愚園路三十號擺定喪門陣了麼？

汪

（醫生呢，一聲也不響的看他在那裏笑，汪漸漸的覺得不大好意思起來，好不容易慢慢的自己鎖定了自己，斂住了笑容以後。）

列位請坐，博醫生，你所問的汪先生便是我。你們說剛才有人打電話給列位說我病了，說句老實話，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生了什麼病。不過今天呢，說起來也真奇怪。我自從牀上起來，一直到現在，不但連衣服也沒有功夫穿好，並且連早餐也沒有功夫享受。諸位用過早餐沒有？否則請不必客氣……

博

汪

博

多謝，我們都早已吃過了，平常日子，汪先生用早飯，大約是很早吧？不要取笑我了，我往常不到八點半就上公事房去了。

但今天爲什麼這樣晚呢？

旺

（露焦燥狀）我不是剛才說過，今天自己也不曉得爲什麼，從床上爬起以後，直到如今，連衣服也沒有穿好。（他一面說，一面還在那裏扣鈕子）老僕又上。後背跟了軍樂隊的隊長：「老爺，外面的人走的走了，散的散了，和尚道士一個也不見了，連桂珍和寶生，他們也都上燕子窠去了，祇有那軍樂隊的一班人還老賴在這裏，說什麼他們每人祇分到兩個銅板，連買一條油炸膾也不夠。」

汪

（暴跳如雷）秀連，我這裏有許多客人，你偏把這些鷹三麻子領進來，這像什麼樣子？他們有話，叫他們同桂珍去講。

軍樂隊長 老爺，你千萬不要生氣，今天這件事，將來終有水落石出的一日。老爺，你替我們這些靠手藝吃飯的人想想，大清老早來了，一直到現在，

汪

不要說一碗粥，連一口水也沒有呷到肚裏，肚子餓得簡直不住的在那兒咕哩咕哩叫，況且今天一天生意經，算定是沒有的了，觸霉頭也……

（又跳起來）放你的狗屁！誰教你上這兒來？還要說什麼觸霉頭不觸霉頭，那末我呢？你再不替我滾，我立刻打電話到巡捕房裏去！

（秀連急以手推軍樂隊隊長，並以目示意，兩人同下後，秀連復上）

汪

（氣漸漸的平了下來）這真是活活的氣死人，爲了這一輩人，我已經化了四十塊大洋錢。

博

府上不是今天有白事麼？

汪

（滑稽）如果要叫我說一句老實話，連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
博

（視金頗驚奇）怎麼家裏有白事，自己會不知道呢？

汪 這真是所謂「妙不可言」了，但事實的確是如此，是不是？（目視

秀連）
秀連 是，老爺是的。

（博金及女看護均露驚異狀，忽然又聽見許多汽車上的喇叭聲音，不消二三分鐘，便來了十四五個汽車夫，都一起兒大聲）

汽車夫 這裏是不是愚園路三十號，怎麼大門口會一個人也沒有呢？汽車來了，連雲飛祥生黃汽車三家在內，一共二十五輛。

（汪與老僕俱瞠目而視，博金等亦如墜五里霧中，汪與老僕耳語片刻後，又進浴室。）

老僕 （高聲向衆汽車夫）到門口去罷，（順手便拖住汽車夫中的一人）阿

四，吾們是老交情，等一等，吾還有幾句話問你，剛才誰給你們打電話的？

汽車夫 剛才是一個女人的聲音。

老僕 大約是幾點鐘呢？

汽車夫 大約在九點三刻左右，吾們問她公館裏有沒有電話，她說有是的，今天可不巧壞了，她並且說我們都是老主客，決不會和你們開玩笑，快來就得了。她並且說這是送喪的，並且有刮刮叫的康姆賞。

老僕 謝謝你。（同下）

汪 （從浴室上自言自語）這又是一件多麼奇怪的事，天知道我那裏會打那些電話給汽車行呢，我自己的一輛「司蒂倍克」不是好好

的停在那裏。咳，這真太惡作劇了。（回過頭來，見那兩位醫生，正靜悄悄地坐

着，目不轉睛的注意在他身上。這一方越看他，越覺得他的神情不對，那一面越看見他們不斷的注意他，越覺得手足無措，好像良心上確乎做過有對不起人的事一般。）

汪先生，你一向是很健康的嗎？

（慌張）你爲何問我這一句話？

並無別的，因爲剛才那位打電話給金醫生和我的那位太太說，閣下平時有些神經病，不發則已，發則氣力蠻而且大。

如此說來，我却是一個瘋子了。

不，不，並不是瘋子。但我看汪先生的樣子，自從天明起身，一直到現

在，一點兒也沒有休息，我的意思，最好請汪先生到敝院去休養一兩天，一來是郊外空氣比上海當然好得多，二來敝院雖無亭台樓閣之勝，然而這幾天園中牡丹盛開，怡神養性，是莫過於此呀！

汪 但我根本是沒有病呀。

（老僕和四五個老司務上。每人手裏提了一籃，裏面裝着碩大無朋，寶塔式似的訂婚雞蛋糕，一塊一塊的搬了出來，放在圓桌上。）

老司務（甲） 這是訂婚雞蛋糕，昨天有一位張小姐來說，明天汪先生因為訂婚，所以托她到我們各公司來代定的。並且錢是早已付過的了。（老僕等都下。）

汪 這是馬賽爾的，這是菲達的，這是康生的，這是沙利文的。（看完以

後他不禁坐了下來，一頭擦額角上的汗。）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

（兩手按面，一動也不動。）

（兩位醫生又商量了一下。）

博 （露善良態）汪先生，我看你還是到我們那裏去休息一下罷！

汪 （似快發怒狀）我和你說過了多少次，我根本是沒有病呀。

金醫生 管他媽的，我們何必在這裏和瘋子講道理，白費光陰，來，阿平，你們都來，可是病床却無須抬進來。

（外面頓時走進病院汽車夫一人，苦力兩人。）

金 （手指汪先生）把他裝進病車。

（三人不問情由，便上前把汪先生捉住，秀連在傍手足無措。）

汪

（被捉後，口裏直嚷）救命呀！救命呀！我是根本沒有病呀！讓我好好的和你們講。

（醫生置之不理，他們一羣人把汪先生推出了臥房，向外直走。秀連目瞪口呆。不知不覺的坐下來。）

——幕下——

第二幕

時間 下午二時

地點 必達公司

登場人物 汪春龍

油漆匠二人

李祕書

阿四（老司務）

周滋桂（魯意司摩洋行跑街）

郵差

郭桂寶

毛全泰木器店小老闆

貂大華（汪之未婚妻）

今天早晨，我們的老闆又沒有來。

自從上禮拜三起到今天，一共四個早晨沒有來辦公了。雖則是市面不景氣，然而以前是無論大風大雨，不到八點半，他的「司蒂倍克」已老早在門口停好。我們呢，連吃點心的功夫也沒有，一杯熱茶，一盆生煎饅頭，一個一個望嘴裏塞也來不及。

李 現在就是過了九點，從家裏慢吞吞反背了兩手蹣跚到公司裏，也不要緊了。

四 正是。晚上也無須吃了夜飯便睡覺，大世界三公司屋頂花園走走，看些紅男綠女在眼裏，也算人生一世，快樂一時。

李 阿四，你不要在我面前掉文了，將來開了天窗，喊救命也沒有人會

來理你的。

|四

真是胡說！我已年過半百，對於女子可算得是曾經滄海的了。

|李

看不出，你倒真像好好的念過幾年書似的。（四露得意狀）可是你

平日眼中所見的，都是些賣花生米的縫窮婆一類人物，大世界裏頭的貨色，有時確乎是比衆不同的呀！

|四

我看你也別有嘴說別人，無嘴說自己了。前天晚上你不是在大東舞場出來，我且問你，每晚跳舞要多少錢？

|李

一兩塊錢。

|四

你真是欺負我阿木林了。一兩塊錢麼？那末祇好到四川路日本舞場裏去，那邊我確乎曾經在一張報上看見過一塊大洋可以跳十三次。

油匠二人 (手提扶梯, 擱板, 漆桶等的漆匠, 向前面走, 手中並持有字條一張) 這裏

是不是啟華大樓三百三十五號?

四 什麼事?

(油漆匠便把梯板等放下來, 動手搭起架子來。)

四 噲, 爲什麼一聲不響, 便搭起架子來。誰叫你們來的?

油甲 汪太太叫我們來的。

四 我們這裏沒有汪太太。

油乙 你們老闆是不是姓汪?

四 是的。

油甲 那便是了。今天早晨九點鐘, 汪太太到我們店裏說, 這裏的牆壁都

李

褪色了，得另外換一套顏色，並且公司裏事情忙得很，今天下午必須趕好。她已經將顏色的樣子挑選了出來。你看她還寫一張字條在這裏呢。

（看條）那也許是那位貂大小姐去吩咐的。

（周滋桂上）

這裏是不是必達公司？

是的。

汪老闆來了沒有？（看了看屋內的器具。）

閣下有何貴幹？汪先生來不來，今天是說不定的。

（持茶上）有時不到鐘點便來，有時也許整天不來。

汪先生同兄弟說，要想把這裏兩間的傢具叫敝號代為拍賣。

李 周

但是汪先生却没有向我们提起这件事。

那倒不妨。汪先生曾经吩咐过，「如果三时过后吾还没有到公司，你儘管自己僱一輛場車去車東西便了。」你們不信，我有一張字條在這裏。

李

（看了字條）這是汪先生寫給你的麼？

周

倒底瞞不過你，這是汪太太寫的。

李

你如何知道他是汪太太呢？

周

這是她自己說的。

李

這樣看來，汪先生今天一定是要來的了，還是請周先生等一等罷，否則我們的責任太重了。

|周
那也好。

郵差 (提一大包上) 好了，現在可以算是送佛送到西天了。

(一陣臭氣。)

(均掩鼻) 如何臭得這樣利害？

四|李|周|郵差

(指包) 就是這裏頭的東西作怪。我從四川路總局裏來，幸虧是

北風，所以我把他背在身上，和我插身走過的人，祇聽見他們在那裏罵爺娘的也有，罵畜生的也有，連三代祖宗都罵到的也有，謝天謝地，一路到此，沒有吃着耳光。現在我總算脫了干係，請你們打一個圖章給我罷。

(李蓋章)

(郵差接連說了幾聲「對不住」而去。)

周 李

汪老闆是寧波人麼？

他是江蘇人。並且據我們所知道，連一個寧波朋友都沒有。如何會有人送這一類土產給他，真正奇怪。

電話忽響。

李

（持聽筒）這裏是必達公司……你問汪先生麼？對不起，他今天還沒有來過……是是，等他來了，我一定轉達。（把聽筒掛上，向阿四及周）這是我們老闆未婚妻的電話。

汪上，衣服繃破得不成樣子，好像和人家打了架，不得已而逃出來的。阿四連忙把他扶到靠背椅上躺下，倒茶，絞手巾，李也隨着問寒問暖。

汪

（說時上氣不接下氣）告訴你們，今天的事，的確是我出世以來第

一遭，一早起來便有什麼萬國迎賓館——不，萬國殯儀館——的代表，接着賞器店裏的蔣桂珍帶了一羣和尚道士上公館裏來。你想……觸霉頭不觸霉頭……（不能一氣說完，略停）菲達沙利文不知道為什麼又送了我幾塊雞蛋糕。最後來了兩位醫生，他們以為我是瘋子，無論如何一定要把我裝進汽車裏去……我呢，雙拳如何敵得過四手，結果祇好被他們拖上汽車，一直開到虹橋路相近的時候，我忽然福至心靈，想起昨天晚上，因為要上跑狗場去，在法蘭絨背心袋裏曾經藏了一支手鎗，便把他掏了出來，揚了一揚，把這幾位醫生及苦力都嚇得尿屁直流，連那汽車夫也變成了糟豆腐，車也開不動了，我纔得從容下車，却好後面剛有一輛空車，我便一口氣叫他開到這裏。（一路說一路不住的問）家裏

秀連有過電話來了沒有？

李 沒有。祇有貂小姐來過一次電話，她說請老闆來了以後立刻打一個電話過去。

汪 還有什麼特別事情報告麼？

李 金鎊依然是往下跌，絲價略略看漲，紐約沒有覆電。

汪 阿四（阿四上）我不曉得關照過你幾次，你的飯菜，千萬不要放在此地，人家聞了多難受呀。

四 老闆這並不是我的小菜，這是剛才從郵政局裏送來的一包東西，聽說是從寧波寄來的。

汪 奇怪！把那包打開來給我看。

四

(四持包上。汪趕忙拿手巾把鼻子按住，高聲朗讀)鹽帶魚一條，臭乳腐一罐，莧菜梗一罐，鹽露瓜一瓶，蘇子蟹半打，交上海汪春龍先生收。自寧波江橋堍祥泰來張寄。快快拿出去拋在垃圾桶裏。

(自言自語)這倒未免有些可惜。如果我的老婆曉得了，一定不停嘴說「阿彌陀佛」的。

汪

(回頭見周)閣下貴姓？

周

敝姓周。今天是奉敝東魯意司摩洋行之命來與先生接洽昨天下午所談之事。

汪

(莫名其妙，自言自語)魯意司摩，魯意司摩，昨天我根本沒有去過呀！

周

不差。但昨天尊夫人在敝處曾經留下一張字條，這張字條，今天我還藏在身邊，請先生一看便知。

（看了字條）天呀！天呀！這真是莫名其妙了。

（瞪目）

周

（毛全泰小老闆上）

那一位是汪老闆？

毛

區區便是，有何見教？

汪

毛

昨天尊夫人曾經到過小號，說先生寫字間的傢具，似乎是不大摩登化，今天特地叫兄弟帶幾張圖樣來。一切都是紅木，無論是大冷大熱，決不致有絲毫伸縮。關於這一點，小號是可以保險的。

|汪

(自言自語)這真是奇怪得很，與上午一式無二，無論如何，先讓我
想一個脫身之計。(向毛)毛先生，不瞞先生說，今天兄弟自七點起直
到現在，還沒有一分鐘休息過，所以精神疲乏極了，頭呢，好像有把斧在
那裏劈，最好是請先生歇兩三天再來，那末我們可以細細的討論。

好極。(下)

|汪 |毛

(又向周)周先生，實在對不起得很，公司方面，請先生回去撒一
個謊，說兄弟接了急電，已經動身到寧波去了，大約兩三天回來，那時再
請先生過來，從長計議。

|周

好極。(下)

|郭小姐上，電話又同時響。汪先生接了電話說：「哈囉，這里正是必達公司。」(柔

聲）我正是汪呀！（回頭忽然看見了郭小姐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）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說……你要到永安去剪料子麼？……好極，好極，我們一塊兒去。我也好趁此將今天一天許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告訴你聽。」（掛上聽筒以後，便走到寫字臺坐下。）

（向汪）你是汪先生麼？

是的，但不知女士是……

賤姓郭。

有何見教？

昨天在字林西報上看見一段廣告，說貴公司正在訪求一位女秘書，所以不揣冒昧而來，（翻開皮包）這裏頭都是些文憑和介紹信。敝人

呢對於英文國文及打字差不多可以說是具有相當的經驗。

|汪 (看了一下，露不耐煩狀) |郭女士，你莫非弄錯了：敝公司這幾時並

沒有登報訪求過女祕書呀。

|郭 (在書夾中，立刻尋出一張報紙來) 請先生看一下便知道了。

|汪 奇哉怪也！真的有人替我們在那裏登報。這一張是字林西報，既然

如此，我倒要來看一看大陸報。阿四！

|李 |阿四不在這裏，他不是把剛才郵局寄來的東西帶走了麼？大陸報

近在咫尺，讓我去買罷。

|汪 謝謝你。(向郭) 但是|郭女士，即使我們登了報，近一二年來，敝公

司生意非常清淡，裁人還來不及，如何敢再添人呢？

|郭

(自言自語) 剛才羅小姐不是給我一封信嗎？她說如果那姓汪的真的不肯，那末須得折開看這封信，便有辦法。(把自己手裏那封信拆開) 呀！原來如此，現在既然衣食逼人，什麼也顧不得了。(轉向汪) 你真個不肯用我麼？

真個不用。

果然不用？

果然不用。

|汪 |郭 |汪

(郭便大踏步走近汪，身兩手扳住汪胸，口對口的接連吻了三下。却好紹小姐

——汪的未婚妻和李先生手持大陸報上，紹前李後，所以看得很清楚。)

|紹

汪先生，我一向失敬了。不料女性會追求你到如此地步，那我們簡

直和你連說話的資格都沒有了。再會吧！（汪大踏步趕上却。好裏面那兩個油漆匠，剛漆好了裏面的一間，各人手持漆桶，急急忙忙的走到外邊來，三人碰在一起，都翻了一個大跟斗，那兩桶的漆，却好都澆在汪先生身上）

——幕急下——

第三幕

時間 下午七時天已昏黑

地點 會客廳直通臥室

登場人物 汪春龍

春蔭 張氏

春軒 嚴氏

春池 席氏 大安

春潮 朱氏 大吉

春浦 狄氏 小玉

秀連 和尚 徒弟

春蔭 秀連！我剛才真給你嚇了一大跳。我以為你們老爺又像去年一般，落在綁票手裏了。那真不是玩的，現在聽你這樣說，原來是被醫生硬拖到醫院裏去的，那我們倒可以放心了。

春池 難道綁票不會冒充醫生麼？

蔭 不是這樣說，上海灘上當然什麼都有，但如果綁票冒充醫生，那旁人一定看得出破綻的。而照秀連所說，簡直是絲毫破綻沒有，所以我疑心老七的確是被醫生硬拖到醫院裏去作試驗品的，如果檢查以後沒有什麼，他當然立刻可以回家。

池 如果有些什麼呢？

池 蔭

那末他們當然也會通知我們的。

既然是如此簡單，何以至今醫院裏還沒有電話來通知我們呢？剛才秀連說——秀連是不是——他是在十一點鐘以前被人架走的，現在已經差不多七點了，連頭帶尾，已有七個鐘頭，除去了路上的一個鐘頭，那末至少還有六個鐘頭，像老七這樣體格強健的人，試驗起來，一定非用悶藥不可，請問人在試驗桌上經過了六七個鐘頭之久，還有活的希望嗎？

席氏

（聽了春池的一番說話，便把帶來的蓆衣披在身上，連那兒子大安也替他穿了一件碩大無朋的白大褂子，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起來了。）天呀，

天呀，我的親叔叔呀！

春潮

（冷笑，慢吞吞的）照我們三太太的意思，最好醫院裏馬上打一個電話過來，報告我們的七爺，已經在兩點以前，嚥了氣了。並且連遺囑也寫好，所有遺產，一古腦兒，都交給老三，好不好？

池

（氣得臉上青一回紅一回）這無非各人推測的方法不同而已。我是向來悲觀的，所以說話之間，難免有你們不中聽的地方。（一路說，一路走近他的妻子身旁，把她的及兒子的衣服，都脫了下來。）

春浦

我是醫生，聽你們列位的高論，真是肚腸也會笑斷的。但現在我可沒有功夫來和你們辯論，咳，總而言之，無論是綁票，是醫生，老七的被人架走，却是事實。我們所急急要知道的，現在他究竟是死呢，還是活着？我看起來，還是先報了捕房爲妙。

春蔭

且慢，我是你們之中第一個得到這不幸消息的人，當時我也未嘗不想去報告捕房，可是其中也有許多不妥的地方，（目視衆人）是不是？況且既然十之八九看起來不像綁票，又何必如此大驚小怪呢？

張氏

我不是這樣想。七爺人本來是漂亮，孔方兄又多，所以追逐他的女性，真是前仆後繼，不知其數。他呢，又是目空一切，差不多的女性，放也不放在心上，即如最近，我還聽到他的一段羅曼史，和一位什麼姓羅的：我所怕的，就是他在外面的冤家太多了。所謂冤家，無非是女性，因為中國的女性，現在不比從前，惹毒了她們，咳，她們有的是尖刀手槍和毒藥。

池

（故意）可怕呀可怕。難道人家特意把他送進醫院請他去吃毒

藥麼？

張氏 不是這樣說。俗語說得好，明鎗易躲，暗箭難防，不信你等着瞧便了。

池 剛才你不是說，最近老七又有羅曼史麼？可惜我們兄弟五人沒有一位是小說家，否則老七倒可以不斷的供給我們些材料，什麼三角戀愛，四角戀愛，甚至於七八九十角戀愛。正是取之不竭，用之無窮，可是現在我們要懊悔也來不及了，還是請你把他那一段新羅曼史講給我們聽罷？

張氏 人家說你沒有良心，又說你是一個大傻瓜，真的一點兒也不冤枉，你想今天在這個時候，即使你有心緒來聽，我好意思講嗎？但願老七立刻從醫院裏出來，太平無事，那纔是僥天之幸哩。

蔭

說起醫院，剛才我倒忘記問秀連，秀連（秀上）你知道那醫院叫什麼名字？早晨來的那兩位大夫留下了名片沒有？

秀

（在胸口掏出了一大堆名片，尋了許久）恐怕就是這一張罷。（遞片給蔭）

蔭

原來是大濟醫院，那容易得很。我來打電話去問一下便了。秀連你替我叫一二三四五。

（秀下不久即上，說：「一二三四五來了。」電鈴大振）

蔭

你是那裏……大濟醫院，勞駕，我打聽一下，有一位姓汪的，今天過午，上你那兒去的，現在他怎麼樣了？（蔭一手按機，一面向衆人說）人家問病房的號頭？（又向機）那我倒不知道，（聽了一回又向衆道）昨天晚上有一位妙齡女郎，上那邊去，替姓汪的定了兩間特別房間，但那姓汪的，今

幕 三 第

天却始終沒有去過，（向機）謝謝你（掛上）（沉想）妙齡女郎……妙齡女郎……那真是奇怪得很，秀連我問你，這裏平時進進出出的人那一種人居多？

秀

當然以金子交易所中人居多。

蔭

有沒有女客呢？

秀

很少。

蔭

有幾位呢？

秀

這半年來，祇有兩位，聽說那一位姓貂的，不久便要和我们老爺訂婚了。

蔭

那末至少那幾塊馬賽爾的蛋糕，有了着落。（又向秀）聽說還有一

|秀

位姓羅的呢？她現在爲何不來了呢？

兩個月以前，她將我們的汽車碰傷了人，害我們老爺罰了五十塊錢，老爺說了她幾句，她便賭氣走開，這倒也罷了。有一天晚上，她把我們老爺送給她的東西，打了一大包，從那扇窗子裏拋了進來，裏面還有一塊大石頭打底，澎的一聲，連房子也震動了，我們當時人人都嚇了一大跳。可是自從那一天起，我們連她的影子也看不見了。咳，這還算我們有福氣，否則老爺娶了一只雌老虎在家裏，我們底下人還有飯吃麼？（衆人聽了，都哈哈大笑）

正在大笑的時候，外邊門鈴又大振，秀急下，片刻又上，手持電報四五紙給蔭，依次拆開念道：「上海愚園路三十號汪府鑒：奉感電，驚悉春龍兄去世，不勝悲

池 潮 池

軒

浦

悼，謹此電唁。倪又文。」這是北平姓倪的。（又把其他電報拆開）這是南京林
執中的，天津方世毅的。這又是長沙……

倒底葫蘆裏賣些什麼藥？我們在上海的人還沒有知道，怎麼什麼外
埠的電報已經來了呢？

這樣看來，死是一定死的了。（下淚）

（席氏聽見了，趕緊把孝服重新穿起，又「天呀，天呀！」的哭起來了。其餘
人等把電報翻來覆去的看，秀蓮也站在一旁，不住的淌眼淚。）

老三，你看什麼樣？

怎麼樣，我們的問題是很簡單，現在老七還是算他死的呢？活的呢？
活的怎樣？死的又怎樣？

潮

活的話呢，我們便老在這兒等着，這裏有的是客房，等上十天或半個月，無論如何，總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死的話呢，我們就得去辦一切身後之事，擇日成服等——

池

還有什麼問題沒有？

潮

有的。譬如我們的老七，應該躺在外國棺材裏呢？還是躺在中國棺材裏？因為我記得有一天，我和他在靜安寺路散步，雲裳公司對門，不是有一家外國棺材鋪麼？走過那裏的時候，他忽然正顏厲色的向我們說：「老五，如果我比你們去世得早，無論如何，你得替我買一口外國棺材，否則我是死不瞑目的。」

池

（着急）這都是些瑣細小事，我的意思……

|潮

哈哈，你的意思我也知道，無非老七的幾個錢如何分配，這所房子應歸何人繼承，是不是？

|池

老實不客氣說，我們這一輩子的小輩很少，祇有我的一個兒子，老四的一個兒子。

|浦

且慢，且慢。我還有一個女兒在這裏呢？

|池

女人是不當人子的。

|浦

放你的狗屁，誰說女人是不當人子的？

|蔭

你知道麼？我的三先生，自從民國十六年起，女子早有承繼權了。

|池

我不管那一套。無論如何，我們汪家的女子，是沒有承繼權的。我是情願吃官司的。

| 蔭

老三，你真可算得天字第一號的頑固了，我們幾年不見，不料你居然開倒車到如此地步。

| 軒

（當他們討論的時候忽然插入）老大說的是老三，你不但是開倒車，而且你真是衣冠禽獸，在老七生死問題還未解決以前，我們如果以為他是沒有死的話，——當然大半人應該有這樣的希望——那便應當去想種種方法，把他找了出來，如果以為他死定了的話，那末應該痛哭一番，才是正理。兩條路你一條也不走。你閉了眼睛去想，即使老七已經是死定了，在屍骨未寒的時候，便想霸佔他的財產，這財產如果是外人的，已經夠狠毒的了，而況是自己的嫡親兄弟呀。

外邊門鈴又大振。秀上，向蔭說，「外面來了一個老和尚，還有一個徒弟。」

幕 三 第

|潮

(向池) 噲, 開倒車朋友, 這又是你的主意, 是不是?

|池

不錯, 我剛才打了一個電話, 給那昭欽寺的當家, 聽說他那裏新近來了一位知客師, 在青島一帶圓光, 是大大有名。

|潮

糊塗蟲, 我們這裏是走失了人, 不是失掉了什麼東西。

|池

你正是坐井觀天。替人家尋東西的, 那是江湖上普通的玩意兒。道行深的, 不但能知過去, 而且能知未來, 非同小可。(下)

|軒

既來之, 則安之, 讓他進來便了。

|池陪和尚上。

|和尙

貧衲稽首了。

|軒

是不是我們要搭台麼?

和尚

（搖手）我這是簡單的很。啟明，你把那塊白布先朝北掛了起來，然後把那張方桌搬到正中，點上了香燭。好的是這裏已有了兩位小少爺，不必再去找什麼小孩了。現在要先請各位虔誠禱告一番。

和尚站在桌旁，口中不住的念佛，春池跪下，席氏也跟上磕頭，其他婦人抿嘴而笑。

和尚

現在請兩位少爺來立在方桌面前，須目不轉睛的向布上看，如果看見什麼，嘴裏儘管說出來。

大安

（不到一分鐘）我看見……

張氏

好兒子，你看見了什麼？

大安

我看見了一只大鳥。

張氏

多麼大呢？

大安

大得很。

張氏

比麻雀呢？

大安

至少大一千倍。

張氏

比老鴉呢？

大安

也得大幾十倍。

張氏

比仙鶴呢？

大安

也得大十來倍。

池

（向大眾）是不是鳳凰呢？

大安

不是。鳳凰是同野鷄一般，我是看見過的。

池

胡說。

大安

那隻鳥，我好像在什麼書上看見過的，但現在却記不起來了，現在

他跑了——跑的很快——不見了。

潮

瞧你這孩子，真是胡說八道，鳥如何會跑？

大安

撒謊便是你孫子——他的的確確是跑掉了。

軒

你不要笑他，鴛鳥是不是會跑的？

衆

不錯不錯。

大吉

我也看見了——是一只走獸。

謝氏

胡說。

大吉

真的，不但是一只走獸，而且也大得很。

謝氏 比馬大呢比馬小？

大吉 大得多哩，而且背上有高高的兩個東西，走起路來，一搖一擺，好像足上生瘡一般。

謝氏 以前你看見過這種走獸沒有？

大吉 我從來沒有見過。但我知道他叫什麼名字，因為我已經在書上看見過的了。

謝氏 那末你快快說出來。

大吉 肚子餓了，說不出來。（目視蛋糕而笑）

謝氏 乖兒子，說了出來，請你吃蛋糕。

大吉 不作興賴的。

謝氏

快說快說。

大吉

駱駝……好了，他也慢慢的走開了……一回兒什麼都沒有了

（離桌吃糕）

潮

奇怪，一只駝鳥，一只駱駝，這倒底是什麼意思呢？（忽然大悟）有了

（高聲）秀連，你們這裏以及七爺許多朋友裏面有駝子沒有？

軒

這一問問得真奇怪。

潮

你們想：一只駱駝，一只駝鳥，兩樣東西，都有一個駝字在內，所以我決定老七的失蹤和駝子有關係。

池

這真是自從亞理士多德以來聞所未聞的邏輯。——換一句話是

不是老七今天被一個駝子綁了去了？

|秀 |潮

正是。

有了有了。我們這裏進進出出的人雖然沒有一個駝子，但是必達公司弄堂裏看門的，的確是一個駝子，那一條街上的張老九，誰都認識……而且他是紹興人。

那末我們快打電話去問。

|秀 |池

是是（下）（不到兩分鐘又上）我們公司裏早沒有人了，後來我打到隔壁興昌洋行去問，原來張老九已於今年夏天霍亂吐瀉死去的了。話猶未畢，汪先生回來了，一見圓光的桌子，登時大怒：「你們這班渾蛋，我死也未死，什麼連孝服和座台都替我預備好了麼？」飛躍一脚，把桌子跌倒，兩個和尚便抱頭鼠竄而逃，那老和尚便說：「我一向騙人，却不道今天反被人家騙了，」

去罷！衆人有的躲開，有的跑上去勸，人聲鼎沸，秩序大亂，幕便下。

第三幕的幕徐徐下來了，是不是「五里霧中」將從此結束？那末以後觀衆如何會知道劇中的主人翁是誰？使我們汪先生如此失魂落魄的倒底是誰？何以我們汪先生要遭人家如此這般的玩弄？爲答復這一類問題起見，便是我不得不借重銀幕的理由。話劇借重電影，並非新奇之事。前幾年上海各舞台演「機關戲」正演的熱鬧的時候，往往夾進一套電影片子。至於最近一兩年來，蘇俄劇場首領批司客套（Piscator）氏，在他轟動一時的「政治劇場」裏面，索性把電影和話劇等熔爲一爐。所以第三幕的幕徐徐下來了以後，不到三分鐘，便又徐徐升起，我們但見台上反映出

羅女士的一封信

七個大字來。不必說，這封信是汪先生第二天早晨接到的。接着又映出：

汪先生：記得有一次宴會，大家正在酒酣耳熱的時候，你忽然長嘆，說：女子如果和男子對抗起來，我們男子是諸葛孔明，你個女子，充其量，也不過是司馬懿罷了。汪先生，你平日自負不凡，以臥龍自命，這是我知道的。但是我讀遍了三國志，孔明雖然不免也有失算的時候，然而何至於被司馬懿侮辱到如此地步？老實告訴你罷，殯儀館、大濟醫院等各處的電話，都是我打的，字林西報等處，也是我去接洽的，外埠電報，也是我發的，寧波小菜，也是我奉送的，乾脆一句話，我自從前天下午二點起，一

直到昨天下午四點爲止，可憐我足不停趾，東跑西走，爲的是誰？爲的是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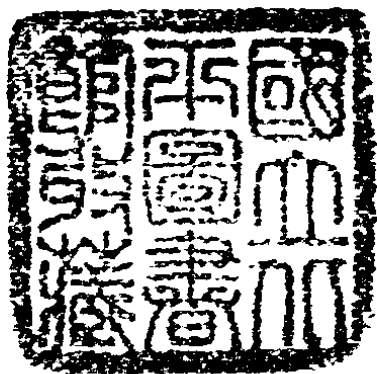
你知道麼？昨天早晨七點半，我已經在你的對隣周家的洋台上了。遠遠的見我所接洽的幾處，一排一排的人，跑上你公館裏來，那時我的心裏一方面當然是說不出的痛快，因爲臨別那一天，我不是曾經說過「此仇不報非人也」的一句話麼？但另一方面，我又怕真的鬧出什麼事來，那我又如何對得起你呢？直到後來十一點鐘的時候，居然不出我意料之外，看見你被他們捉進病車裏去，我幾乎要笑出聲來，但我又不斷的自己責備自己，因爲我們兩人，當初的感情確乎是很好的呀。午後呢，自兩點鐘起，直等到你到溫泉去洗澡爲止，我是老在汽車裏面，郵差，

郭小姐，你所崇拜的貂女士，我都看見的，但你到了溫泉以後，何以要打許多電話去給私家偵探呢？這一來，汪先生，你未免太認真，不夠朋友了。你想，除了四尊來路貨蛋糕以外，還有那清香撲鼻的三個 *Esos* 即使你略略受了些驚恐，也是值得的，是不是？我勸你現在趕快打電話去回絕了那些私家偵探罷，因為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，我早已動身到新嘉坡去省親了。我想他們未見得肯不遠千里而來，和一個弱女子效孫龐鬥智的故事罷。汪先生，再見罷，這次一別，地北天南，世界雖小，後會無期。

羅文

附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支票一張計大洋肆拾元正。有一點我得慎重聲明，我絕對沒有算計到你會和漆匠碰在一起而大翻其跟斗的。

你那一套衣服的損失，我當然負擔，請你勿必客氣。



20
10
10

5	1
03	—

\$0.25